

官校校慶 與有榮焉（二）

憶民國四十九年

· 劉廣英 ·

官、機、通校生 停機坪練兵

民國四十九年九月一日，官校改制大學，四十五（新制一）期學生到校前的七月一日，氣象班遷空軍通信電子學校，臨出校門前想到兩年都過了，竟然證書都沒拿到，難免戚戚焉。到通校沒多久，我為新母校搬回演講賽個人冠軍杯，算是立功，而團體首獎留給了官校。沒多久，為演練國慶閱兵，不但氣象班老學生被召回，機、通校學生亦一同編成官校學生團，一起操練正步走。在炙熱的停機坪上標出等距橫線，先單兵後三兵，而後是一排人一同練，要步步落在橫線上，不能有錯步，亦不能橫不平豎不直，抬起的腿要橫看成面一般高。最後就是整隊實況演練，此時還要加上起步一致，落腳同聲；行注目禮擺頭一致，回頭統一。說都不簡單，何況達標！九月的水泥地讓大家汗都隨出隨乾，但我們不以為苦，因心中只有榮譽。

十月初，全體官生搭鐵路局專車移師松山機場，所謂「專車」就是，遇正常班車就等著它超過之特慢夜車。到達後，同樣繼續練，還加練在聽訓隊形中文風不動。為避免操練中暈倒，軍醫處特配發維他命給大家食用，細心而溫馨。

空軍怎麼穿球鞋閱兵？

十月六日晚十點搭軍車到達閱兵集合點，約莫十一點，在交管中依序進入重慶南路、館前街，心情持續緊繃，一到臺灣銀行更是聚精會神，就等連長號令：「正步走、向右看、向前看、齊步走」，而後肅靜便步走回乘車處，自覺演出很好，宵夜後睡得好甜，可次日早點時得令集合，心中甚為忐忑不安，還好只是為了報上說空軍穿球鞋參加閱兵，於是總指揮請來補鞋匠，每人鞋底前三後二加釘五枚鑄鐵弧形平面釘（他軍預演前就釘好了，當時很流行此種用以保護鞋底的東西），接著就練擦地與落腳有聲

走法。第二次夜間實兵演習是全正式裝備登場，果真非同小「響」；報上都說空軍精神好，服儀佳也最整齊。內心為之一樂。

獲總統蔣公嘉許

那次雙十大閱兵，三軍演出精彩，空軍學生團身著艾森豪小禮服，更是出眾。蔣公在日記上記曰：「一切程序如計畫完成，乃為十年最大成功之一次大閱也，感覺欣慰。」

副總統陳誠亦在日記中說：「今年閱兵，軍容、服裝、裝備、武器（前瞻師）等，均比過去十年為優。」讀之高興不已。

為重溫當年榮光，我特地上國史館官網，細看典藏影帶，從而得知當年閱兵大典中，地面上金、馬婦女自衛隊，女青年工作大隊、政工幹校、國防醫學院女同學合組女生大隊，空軍幼校以及前瞻師都是首次出現於閱兵隊伍中，與精神飽滿服儀耀眼的三軍官校都是陣中亮點。

至於以確保金、馬前線為主要任務，民國四十八年初編成之前瞻師，編有一〇五榴砲與一五五加農砲，自是無話可說。

在空中歷經空戰洗禮的空軍飛將，信心滿滿，四乘四通過總統府，與

不同機型混合大編隊，都表現得讓總統面帶笑容不斷舉手打招呼，而雷虎小組松山機場演出亦是轟動臺北。當時蔣公所提之願望是：「一齊朝向三民主義團結奮起，秉持偉大民族信心，發揮自救救國的責任。」行文至此，心情激動猶如當年。

民國四十六至四十八年已三年未舉行大閱兵，煥然一新的國軍讓仍在砲戰壓力下的國人安心很多。身為行列中一員，深感榮幸之至；但自此起我真的由官校結訓了。

官校我又回來了

民國五十八年八月三日蔣總統接見美國務卿羅吉斯，明告為確保西北太平洋安定，應援我F-100幽靈式戰機；但在尼克森總統反對下（原已通過預算），參、眾兩院聯席會刪除了國防部的預算。老總統認定靠人不如靠己，於是有了生產F-105的「虎安計畫」，首批以「中正號」命名，以祝賀蔣公八八誕辰。同時於元月擴編「航空工業局」（原為民國三十五年成立於南京之技術局）為空軍航空工業發展中心，肩起自製高性能戰機重任。

有道是人才是萬事之本，乃有培養科學軍官之舉，即沿襲民國三十五

年八月與民間大學合作培訓青年軍官案（當年三軍共五百個名額），這一次與成功大學合作，以插班考二年級（官校生插三年級）方式，自民國五十二年機校科學軍官班第一期，招考機、通校畢業兩年之優秀軍官，到大電機、機械、土木與物理系就讀。

氣象班在官校，而當時官校未向教育部申請為專科，所以直到民國五十四年，經班主任徐寶箴上校力爭，並將十五期學生修習課目與學分表送請臺灣大學審核，任氣象系教授的亢玉瑾前氣象班教官，非常熟稔我們的程度，簽註應准改制意見，氣象正科生才獲專科資格。同年我考取科官班第三期。感謝當時的班主任楊彬揚上校，在截止報名當天凌晨打電話到值班室，並先送出報名單，否則在不知情下我連名都報不上，遑論考取。

經三個月的密集培訓，順利考取物理系（因成大無氣象系，而該系開有氣象課，准替代之）。我很幸運獲得錄取，但須補修大一化學，加以物理系大一主課內容遠超出軍校者，致難以榜首進校，但吃足苦頭。

民國四十八年六月畢業時，通校氣象班主人，與官校理化系主任胡三奇老師（中央大學物理系畢業，美俄亥俄州立大學碩士，原氣象班教官，

成大物理系兼任教授）都希望我前往任職，正好理化系缺文職助教，就到了官校。正如岳父劉文良（幼一至六期教官）所言「池大好養魚」，因而我交了很多讓後續工作順暢的好友。

我在官校當助教

到官校是我重要的轉捩點。七月，成大學長潘家群、淡大的伏天華與我等三位物理新人到教授處報到，胡老師分派我們帶五十四期與次年五十五期大一物理實驗。當時官校採每班二十人的小班教學，兩期好像都有十二個教學班，分工下來可是一點都不輕鬆；另外，我們還擔任晚自習輔導老師。伏天華與我家住臺北，就包下週一到五的全部責任，前三天大都是（輔導）門可羅雀，週五（星期六考試決定第二天放一天，半天假，還是全程留校補習）因而人數大增，很有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感。當時各輔導教官很瞭解扣假的煩惱來自約會泡湯不說，還代表功課差，很是辛苦，所以都用心良多，可惜總有人留下！

戴上尉的三字金言

科官班第二關是赴美留學。民國五十八年有工廠實習與碩士班兩類。有一天，教授處行政官戴光華上尉來

找我，開口就說你怎不報名考出國？我的回答是剛到校，不符畢業兩年規定，他回說：「都要升上尉了，那裡不合？」臨走又撂下「來報名」。於是我到他那裡填表辦報名，接著考筆試，考托福。前者自認沒問題，後者要五百五十分以上，雖然中尉時就考過留美技術班，且通過英文會話水準（ECT）測驗（為進成大放棄了該次進美空軍技術學校機會），但心裡深覺懸忽。還好那年的閱讀測驗正好是熱門話題，英文《讀者文摘》刊出，我已讀過的〈寂靜的春天〉。聽力則因我與同宿舍助教聽黑膠片錄音唱片，得以順利過關。

於是中山科學院幫我申請到芝加哥大學氣象系入學許可，但遇上兩岸留學生校園互毆事件，國防部不准前往，須另辦申請。拖到民國六十年元月五日才趕到四分制（一年四學期，沒有寒暑假）的佛羅里達州立大學氣象研究所，並遇上了海斯等名師，習得新知與運用電腦，以及撰寫程式的好功夫。更想不到的是我們一批無實缺，但上尉年資已滿的學官，奉參謀總長賴名湯一級上將（航校二期）核定於民國六十一年元旦官升一級成為空軍少校。此一德政，不但讓我次年回國時得與同學官階相同，得有緣於



選空頒
作者時上
十二年，由凡
六出青，陳衣
民國傑總司令
為軍總司愛其
贈之華手錶。

民國七十八年晉升空軍少將聯隊長。

民國六十二年自美歸來，我放棄航發中心本薪乘二待遇，申請到氣象聯隊服務，以將所學直接帶回部隊，此舉讓我有機會與同仁在三十年前將空氣象帶進現代化，與數值天氣預報。當時已調總部政戰部，官校同室而居的劉業紹教官，得知我是全美保釣運動華府大遊行聯絡人，就簽辦公文推薦，經評選，我獲選了當年傑出青年，接受表揚，並獲總司令陳衣凡上將贈愛其華手表一隻，都四十六年多了，雖有斑駁但還擺在桌上使用中。民國八十一年四月一日，我申請提前退役獲准，分獲總司令林文禮上將與國防部陳履安部長召見，告退前兩位長官都問我：「可有須幫忙的地方？」我均答道：「除了感謝，沒有其他。」

我常想：「人生真奇妙，處處貴人扶！」

文風雲語

側記空軍月刊之心

毋要棄守風雨
智慧的甲翼
飛翔已經穿上
天空的歌唱

飛吧！輕輕地飛
或高高地飛
風雨是什麼形狀
雲朵的羽翼
穴位星辰

天空不再遠了
荒煙大漠走過來
飽經風霜坐下
文風雲語告訴翱翔
彼方便是
湛藍的孩子

· 林益彰 ·